

韩国影片中的黑帮人物

◆ 陈默

黑社会也有 缺钱的小市民

提起黑社会影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教父》,其实同样是艾尔·帕西诺的经典作品,他和约翰尼·德普在1997年主演的《忠奸人》,就很少有人提及。其实后者更为写实与令人心酸的刻画,同样打动不少观者的心内。

这部电影改编自《唐尼·布拉斯科:我在黑手党的卧底生活》一书,电影不仅融入了美国人的地下生活,深刻理解到主人公唐尼·布拉斯科对黑帮头目鲁杰罗的爱恨交织,而且全片在纽约、新泽西、佛罗里达拍摄,一部分场景出自布鲁克林的摄影棚。每个地点的布景设计都有所不同,用色更是根据人物心理而定。在服装方面,服装设计师彻底体现了70年代特质,即当时没人穿着真丝、棉毛类衣服,占据主流的是涤纶材料,而且影片中的人物并不富有,有时甚至会带着商标招摇过市。这部电影中一句经典的台词便是:“当他们送你进去时你就别想活着出来,而这一切是你最好的朋友干的。”这句话足以揭示这一黑帮类型片的精髓。

整整十年之后,韩国电影导演韩在林携手国民影帝宋康昊,合作了一部既不卖座,也不够酷的黑帮电影。这部名为《优雅的世界》的作品,用极为丰富的生活细节,和尽可能低的姿态,描绘了一个混迹于帮派生活的中层领导,如何周旋于焦头烂额的生意场。同时,他还要承担父

亲与老公的责任。在这部电影里,观众能看到一个同样周旋于鸡毛蒜皮生活的黑道大哥,同样为了孩子在校的功课而讨好老师的父亲,“生活黑帮片”——这是《优雅的世界》带给观众们的全新观念。与以往传统黑帮片不同,该片中并没有穿着黑色皮衣、驾驶酷车、打架都帅气的黑社会分子,而是把镜头从想象空间调整回现实空间。

韩在林导演认为之所以出现“黑社会”这个名词正是因为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即便胡作非为也同时要遵循一个这个特定“社会”的清规戒律。他们像时下“上班族”“打工族”一样,只有努力“建功立业”才能养家糊口,过上舒适的生活。而真实生活中是没有那么多“反英雄”式的魅力老大的,大多数黑帮分子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过着平凡的日子,向往平凡的幸福,正如电影主人公康仁久这样奋力在组织里打拼,无非是想做个好丈夫,好父亲,让家庭的生活更加有声有色而已。因此,导演把传统概念中的典型人物进行复原,将他们一个个放回了现实生活中。

最终,宋康昊扮演的黑帮大哥,身患各种疑难杂症,高血压、糖尿病,吃着苟延残喘的慢性病药物,看着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个无比巨大的液晶电视。而电视上,是刚刚被他送到美国的女儿、儿子和老婆,一家人对着DV讲述自己初涉大洋彼岸的兴奋,从头到尾展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兴奋。但没有一秒钟,是他们在过问这个黑帮父亲的,他被自己的亲人和生活所抛弃。

黑色西服 打架是否方便

很多看过韩国黑帮电影的人都会心生疑问,这些小混混动起手来还穿着西服革履的装束,怎么施展得开手脚?看上去很别扭的样子。的确,不论是早些年在《卑劣的街头》中的赵寅成,还是去年崔岷植和河正宇联袂主演的《与犯罪的战争》,不管什么年代的韩国黑帮分子,仿佛都穿着一袭西装,这与在香港街头打打杀杀的古惑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从很多韩国黑帮电影里,不难得出结论,尽管过着刀光剑影,大碗喝酒的痛快日子,但这些人韩国社会中完全处于最底下的阶层。“混蛋”、“小混混”是外界贴给他们的标签,所以哪怕你过着大富大贵、豪车别墅的生活,在崇尚医学、法律和政治经济等行业的韩国主流社会上,他们都很难抬起头来。所以成为社会精英,并且能有机会与最高层的领导阶级合作,才是他们达到出人头的终极目标。既然要随时与政府要员和商界精英谈判,那么时刻保持自己的形象,才会令人看上去更放心,不会直接和吹来吹去的街头流氓立刻混为一谈。

例如影片《卑劣的街头》,虽然是标榜黑社会的特征片子,但并不固守于黑社会的局限性,而是对在我们人类内心里潜伏的欲望进行揭露的问题性电影,通过片中流里流气的三流流氓的形象,展示了欲望是如何摧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不论成功还是失

败,欲望始终是一条贯穿于影片中登场人物的心理,每个人都在这条绳索牵制着做出一切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结果背叛与被背叛,并走向失败与成功之路。

《卑劣的街头》里人物之间互相利用,使用潜伏在平静表面下的暴力,欲望就是原罪所在。虽然影片只是通过炳斗一人的生涯来演绎但却映射了世间百态,人们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得更好一点,为了生活得再好一点……无限的欲望延伸下去引出了另一个更深的主题,“家族主义”就是对家族的感情根深蒂固,为了生存最优先考虑到的就是自己的家族生存权利,即使炳斗一家也是因为拆迁失去了住所,但后来就为了拿到更多的酬金帮助黄会长去驱逐原住居民,没有过多描写主人公的感受却用极有讽刺意味的画面震撼了观众,让观众自己去揣摸是否也是自己的人生之路犯过类似的错误。当一往无息地向生活的更前方迈进的时候,踩在脚下是不是当初自己落魄的影子。柳河导演还借用了炳斗的嘴,质问“什么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几张一起吃饭的嘴!”最原始的欲望就是从生存开始!

黑社会到底 要玩多少无间道?

在今年年初上映的一部韩国黑帮片,赢得了业内不少的好评,不仅在第49届百想艺术大赏上荣获多项提名,而且票房上也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成绩。这部由朴勋政导演,崔岷植、

黄政民和李政宰等实力派主演的《新世界》,让外界看到了一个格外生动,刺激又充满攻心计的黑帮世界。

这部影片除了堪称华丽的制作班底,最为夺目的当属“无间道”式的剧情构建。该片男主角之一的崔岷植曾和朴君在拿到剧本后,欢欣鼓舞,这部被称为韩国版《无间道》的电影,向公众展示了一个血淋淋的极恶黑道,恶人与好警察,最终演变成了好人与坏警察,对人性最深处的阴暗面,挖掘的透彻程度,远高于近年同一类型的黑帮电影。最令人难以磨灭的印象,是该片一黑到底的基调,让结局整个处理起来变得有些一发而不可收拾。难怪有人说,《新世界》给当下的香港甚至整个亚洲电影都扎扎实实上了一课,香港电影巅峰时期有的东西,人家现在都有,并且还一而再而三地加以革新。光辉褪去后,暴露出的是陈旧与沧桑。至于剩下的那些满满的情怀,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吓唬吓唬人是不错的,若真要真刀真枪操家伙办事的时候,拿身体去抗么。什么时候,咱们也来一回电梯里狂拼短刀嘛。

韩国黑帮片经典台词:
一旦把脚踏进来就再也出不去了,总得混出个样子来,是不是?
——《卑劣的街头》
你在干什么?政府官员面前应该鞠躬九十度才行!——《与犯罪的战争》

也就是说,要让我们接受警察的管制不是吗?我们是狗屁警局的雇佣工人吗?——《新世界》
摘自2013年20期《世界博览》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例在底下玩我的。忽然,听见了我的名字,后面还听见三个字“*For Needle Work*”。我一惊,瞪着眼睛不知所措。我们班的级任老师站起来喊我:“傻愣什么,还不快去。”说着就把我拽了出来,我迷迷糊糊地从老校长手中接过一个铅笔盒就回队了。原来,我的围裙作品,学校拿出去参展得了奖。散会回教室,一边走着就听到老师说我“傻到都没有给校长鞠躬”。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不是她做的。”我可委屈了,“本来我也没说我是做的嘛!”还是老师下了结论:“都不要讲了!”这笔盒有三层,在20世纪30年代算挺高级的了。我把它带回家放在最下面的抽屉里,一次也没用过,甚至也不去看它,觉得它是个不义之财。

有一次,老师发了考试卷子。我把变(“变”的繁体为“變”)字少写了六点,扣了分。同桌说:“你把点添上去找老师。”我就听了,按她说的改过后拿给老师。老师一看说:“你才点上的,还想来讹我!”顺手给我一个大耳光,把我掴回了座位。同学们都笑我好傻,说:“老师还能让你骗了?”我也没哭,自认活该。

又有一次,来了位新同学,学校的书不够了。老师知道我还有哥哥的书,就让我带一本地理书来。地理书是白面子,我把哥哥用脏的书留下,把新书给了老师,同学们又说我好傻。回去跟妈妈一说,妈妈说:“把不好的留给自己、好的给别人是应该的。”我得到支持,挺高兴。

我在学校不拔尖要强,也不和同学吵嘴,只是调皮捣乱,所以还没人说我坏,只说我傻乎乎的。

在学校,老师和同学说我傻,在家可不一样了,都说我坏,而且经常把“坏”的根据重复给我听,大概是想到“以示警戒”的作用吧。

那是到香港的初期,袁妈和刘妈吵嘴,袁妈说刘妈翻她箱子了,刘妈气得把自己的箱子打开要袁妈看。老式木箱挺大,我想蜷在里面一定很有意思,也不知轻重,就说:“我在箱子里打了个滚。”袁妈更得理,说“童言无忌”。刘妈哭着打了自己俩耳光。婆婆把刘妈推到楼梯间,刘妈坐在楼梯上哭。我心疼刘妈,挨着她坐。刘妈哭过一阵,用手指头使劲儿地戳了我额头一下说:“都怪你这丫头片子!”我莫名其妙。

36.重回麻风村

依拉娟来到麻风村,告诉了玉哨刘强的情况。玉哨就立刻赶赴孟帕去了。照料麻风病人就落在了依拉娟身上。

一天,通往麻风村的林间小路上,突然来了一队人马。麻风病人一个个胆战心惊起来。当初排雷开辟出的这条通道,是严格保密的;因为一旦泄露,通道可能会被村寨的头人重新封死。可现在这些人怎么知道有这条秘密小道呢?大鼻子发出一声惊叫:“坏了坏了,他们有马有枪,怕是来抢劫的!”这里一无所有,依拉娟倒不怕抢劫。不过,她听玉哨说过,这里原是游击队营地。他们重新回来完全有这个可能!她忙喊:“大家赶快躲到瀑布后面的洞里去!”麻风病人纷纷向瀑布奔去。大鼻子走了一段路忽然又赶回来了。他拉着依拉娟说:“不行,你也得走!”依拉娟忙说:“别担心,我与游击队打过交道,知道怎样应付他们。”大鼻子正在犹豫,逡巡而来的人马越来越近了。依拉娟猛地发现,走在最前面的是刘强!身后,还紧跟着玉哨。依拉娟心头一喜,立刻迎上去,急急地抓住玉哨的手:“好妹妹,你们带这些人来干什么?”她一面说一面好奇地打量着后面的队伍——清一色的年轻小伙子,全像是汉人,肩背马驮着沉重的背篓。

玉哨仰起汗涔涔的脸朝依拉娟笑:“姐姐,金孔雀飞上凤凰树,麻风村有好运了。”说着,她打开自己的背篓让依拉娟看:背篓里有白花花糯米、大块的盐巴、整瓶的油,还有腊肉、毛巾、肥皂……依拉娟失声叫了起来:“天神英帕雅啊!”她赶紧将麻风病人全叫了出来。“刘老师、玉哨姑娘啊!”虚惊一场的麻风病人欢腾起来了。刘强笑咪咪地拍拍陈团长的肩膀:“大家听好啦,这次来的都是我朋友,这位是我哥!”不待大家反应过来,接着又说,“他们都是我请来的。排雷时我在这儿发现有玉石矿,我让我哥来帮着开矿。开矿成功了呢,给你们盖新房子,买药治病,改善生活,好不好呀?”“好啊!好啊!”一片齐齐的叫好声。陈团长愣了:这些人简直比他手下的战士还要听指挥嘛。就这样,刘强和陈团长一行人开始了工作。陈太太还特

地从密支那搜集了一批关于翡翠矿床的资料送了来。刘强从资料中发现,缅甸几个著名的盛产翡翠的场口,都在鸣育江流域。而麻风村的位置正在鸣育江的源头!刘强还有巫师的“天梯”(激光笔)帮忙分辨检测,他们很快开到了一批上等翡翠矿石。玉哨和依拉娟则负责上密支那矿石市场销售。她们把自己产品的场口称作“翠寮”,但具体地点保密。

由于她们的矿石开出来的翡翠质量上乘,“翠寮”的货很快在市场上名声大振。仅一年多一点,翠寮账户上的钱已让刘强看得咋舌了。有了钱,麻风病人的生活大大改善了,“翠寮”里盖起了几排宿舍,一律青砖砌墙,红铁皮屋顶,十分气派;宿舍前面甚至还有幢小楼,宛若密支那陈太太的那幢别墅。麻风病人笑得合不拢嘴。

但刘强还有一件心事。那块搁在他枕头底下的宝贝魔石,似乎一直在震动着他的心灵。他决心要抽空去密支那交给泰阳牧师。这天晚上,他趁与妻子正在浓情蜜意时,将这个想法说了出来。不料玉哨一听,马上就跳了起来:“这个泰阳牧师,当初引诱你进肃毒组织,害得我依波依咪被歹人杀死,你自己也差点丢了性命。难道你全都忘了?是不是脑子有病啊?!”刘强连忙解释:“这宝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它只有到了科学家手里才能发挥作用……”“泰阳牧师是科学家吗?”玉哨不客气地打断了他。“这……唉,我一下子跟你说不清楚!”“那就别说了,我只问你,你还想给牧师送去吗?”刘强毫不含糊:“是的!”玉哨也不含糊,立刻翻身起床,离开了这间陈团长特地给他们安排的爱巢,跑去找依拉娟合铺了。第二天陈团长知道了此事,一再劝说,也无济于事。

过了几天,刘强要去一次仰光给麻风病人买药。去仰光须先到密支那,再乘飞机;趁此机会,他悄悄去教堂将魔石交给了泰阳牧师。到了仰光,无须防山青人了。刘强把治疗麻风病的西药购妥后,又在仰光的大金塔和大湖公园游览了一番,正要去宾馆服务台退房时,陈太太打来了电话:“小狮子啊,你还没走?太好了!马上帮我去机场接一个人……”

魂之歌

竹林

